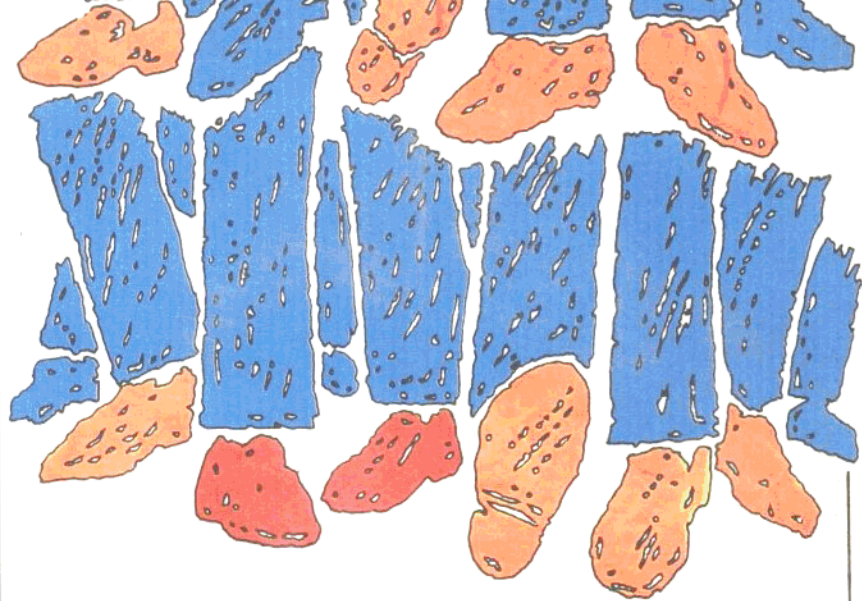




似假還真、虛實難斷
新世代的新聞預設小說

解 謎 人

黃 凡・林燿德 合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解謎人

黃凡 著
林耀德

定價14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印刷者：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2)9416392

中華民國78年9月第1版第1刷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0017944-1(希代書版)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來 玩場遊戲吧

首先 吞嚥過去

接着 設定未來

哈

陷入五里霧中

來 玩場遊戲吧

東
山
詩
集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目 錄

序 曲	失去記憶的婦人	7
第一章	黑色俄羅斯的迷惘	9
第二章	金領帶的祕密	31
第三章	蘇祿海域的血鬥	69
第四章	華揚國際投資公司的真相	89
第五章	老鷹與小雞的故事	117
第六章	蘭嶼之戰	139

第七章	加勒比海的新台灣	161
第八章	鐵老折翼	177
第九章	老佛爺的危機	199
第十章	安廣豪的大溪夢魘	219
第十一章	正三角形的恥毛	253
第十二章	蔡新州的新造型	281
第十三章	無底的棋盤	329
第十四章	我是趙達人	355

序曲 失去記憶的婦人

一個婦人被一個自稱是她丈夫的男人牽引著。

她確實有幾分姿色，不過雙眼迷茫、神情恍惚，這個世界對她如此陌生，就像是一團大謎球，除了自己擁有一對雙胞胎之外，她遺忘了一切。

拉著她的男人和新店分局的警員說，這個女人叫做林翠華，是他沈某人的髮妻，就這麼牽著她，在分局門口攔了計程車，一路開到大直，下了車就扯著她，不知往何處去。

「家，就快到了，阿華。」男人露出安詳的笑容。三十分鐘前他一臉哀戚的告訴好心的警員大人，「嗯，我這個女人，每次長途旅行就有失憶的症狀發生，……她的特徵就是只記得自己有一對雙胞胎。」其實雙胞胎云云業經報紙報導，這點是警員沒有考慮到的。

失去記憶的婦人和「她的男人」經過了一輛停在路旁的紅色奧迪轎車，她的腿碰在擋泥

板上，發出碰的一聲。

解：此謎面為「人」字，「人」字在「人」字上，即「人」字。

第一章 黑色俄羅斯的迷惘

車裏的他醒來時，感到全身燠熱，筋骨酥麻，像剛剛從另一個空間掙脫出來，緩緩跌回現實塵世。

方才作了夢嗎？光線撲上他沉重的眼瞼，畏光的眼睛一時睜也睜不開。

他將雙臂自真皮包覆的方向盤上移開，將僵硬的脊背靠上軟皮墊，左手邊的車窗沙沙降下，一陣涼風灌了進來。

後視鏡中，有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他看看自己的臉龐，有一股怪異的感覺，一時也說不上是怎樣一回事，要如何形容這種感覺呢？他從車窗望出去，街景顯得十分詭異，天色很藍很藍，像是SONY電視機廣告中出現的那一塊海水，他的記憶只能到此為止，他踏出了那塊藍色空間，就再也回不去了。

這是北安路中的一段，往前直駛就是自強隧道。他逐漸想起來，蔣經國過世的時候，曾經被堵塞在這裏好幾個小時，那時是爲了什麼事情呢？等等，他心中喊道，等等：「我是誰？」

他抬頭望著後視鏡，鏡中的男人約三十五、六歲，鼻樑挺直，眉宇清朗，嘴唇薄得適中，是具備果斷力的那一型，臉色嫌白了些，可能是沒有經常曬太陽的緣故，他端詳著自己，突然覺得好笑，連北安路都記得，怎麼可能會不認識自己，但是一旦再繼續思索自己的姓名，便開啓了輕微的偏頭痛，一波波的痛感像漩渦一般在雙鬢的位置攪動。

突然，一根針扎進太陽穴一般，他痛得閉起眼睛，伸手到小櫃子裏摸出一包開封的「黑色俄羅斯」。

熟悉的氣味，一股濃密的青色煙霧自他的鼻孔竄出，很快就瀰漫在車廂裏。

「我會不會得了那門子的失憶症？」

他將燃燒中的半截黑色紙煙扔到車窗外。

現在是面對問題的時刻，他必須冷靜下來。

首先要搜索車中是否有任何身分證件，他從頭至尾，將這輛簇新的奧迪九〇每一個角落都翻找過，連座椅都仔細檢查，看看是否有秘密夾層。

他在車內找到一個手提式小型滅火器、一盒舒潔面紙、一支派克金筆、一個白金十字架項鍊、一本過期的《文藝春秋》、一個都彭打火機以及一盒已用掉一支的硬殼高級煙「黑色俄

羅斯」。接著他開始在身上的口袋摸索，褲袋裡的鱈魚皮夾裏放了一張卡式電話卡、一張保密提款卡和八百元現金；西裝上口袋裡有一條紅色的男用絲質手巾（燙整得方方正正）以及一張缺了角的便箋，便箋上面的電話號碼只有五碼：三六三八五——最後兩個數字被撕去了。

他用紅手巾擦擦額頭，除了以上的雜物外，這輛車子本身以及它的車牌號碼台北市一三一五九一〇也是有力的線索吧，他想。當他點起第三根煙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右手無名指套著一個鑲鑽的白金戒指，取下來就著光線，可以看到戒指的內環刻了HC兩個縮寫字母，這時候，右手的戒指和右腕上的勞力士錶使他意識到自己是左撇子。

坐回駕駛座，第三支煙燒痛了手，他急急扔了出去，握住直徑三十八公分的真皮方向盤，將車鑰轉至電源啟動的位置，眼前一片漆黑的儀表板登時活躍起來，二極體儀表盤即以瑩亮的綠色數字和圖形顯示出引擎轉速、車速、耗油量、水溫、燃油存量和行車電腦資料。他用按鈕調整了左右後視鏡的位置，這輛車內部裝潢的觸感極佳，發動後儀表板像是有生命一般，不斷的變換著數字和圖形。他保持四十五公里的低速，似乎這也是他思索時的習慣，這輛車行駛的里程，根據儀表盤顯示，不過剛剛超過二百公里。

他仔細地思慮著自己的身分。目前除了偏頭痛的困擾，理智非常清醒，他相信自己絕非因精神分裂之流的問題而導致目前的狀況。

他從迴轉道折返，經過海軍總部、忠烈祠，折入中山北路，天色仍藍得詭異。向有關單

位詢問車牌的主人，似乎是最直接、快速而有效的草案，但是，萬一這輛車是他在失去記憶前搶奪的呢？在沒有真正弄清楚事情真相以前，貿然把自己送去警察局招領，一下子就會鬧成社會新聞，尤其在報紙增張以後，芝麻小事只要新鮮度高，也會炒成半版的篇幅，萬一自己是個有地位的人，「搞不好我正準備出馬競選民意代表？」他想，如果是這一種情況，一切就完了，選民怎麼會投給一個連自己姓名都忘了的民意代表。

他將車子拐進農安街的一條巷子，他瞄了一眼腕錶：十三時一刻。「兵」的一聲關住車門，他把這輛二·二ℓ的四門豪華轎車留在好不容易找出一塊停車位，地理位置十分明顯，車子旁邊就是一家雞舖，「喔喔」聲終日不斷，等於是現成的警報器。現在他最迫切的是一頓飽餐，然後是憑取款卡到銀行去查證自己的身分。

他點了一客義大利式牛排，這個時間客人非常少，大部分的餐廳其實根本不營業。坐在對面一桌的少婦是他唯一能夠看到的來賓。

隔著一張桌子的距離，他的目光不斷被她所吸引。

她托著美人腮，騰一隻手出來有一搭沒一搭地用吸管攪拌著她眼下高脚的「血腥瑪麗」，杯外凝結的水珠一顆顆往下滴滴。

失去記憶的男人一時看得入神，遺忘了禮節，癡癡地看著她脆嫩的面頰，也有三十出頭的年紀，保養得很好，眉間一顆赤紅透亮的痣，長得地位適中，因此不但不帶來尷尬，反而讓她那張原本顯得太諛野的短瓜子臉獲得了一種古典的新深度。

少婦和他四眼相接，秋波交迸，她含笑端起酒杯，施施然走了過來：

「嗨！不介意我們合桌嗎？」

「歡迎之至，請上坐。」

男人起立拉開右側的座位，少婦一面落座一面道：

「你是一個體貼、善體人意的男人。」

「是嗎？」他想了一想，決定用「小姐」來稱謂她：「小姐，妳貴姓大名，不知我是否有榮幸能夠知道？」

「同舟渡據說是五百年才修得來，我們同桌坐，」她細白的手肘輕輕地觸著他的……

「可是千年才能修得到。不過，你得先告訴我你的大名、在那兒高就吧，雖然說 Lady First，但是這個便宜我讓給你佔，該你先說吧？」她聳肩側頭微笑。

他登時心中一凜，自己的身世仍然「妾身未明」，不久前才冷卻的頭痛幾乎又要爆發了，他隨口說：

「我叫趙達人，是個律師。」

少婦眼睛一亮：「我正需要一位更好的律師呢。我是張碧華。」

「張碧華，莫非就是……」趙達人（以下我們如此稱呼這名男子，這可是他自己取的新名字喲）雖然想不出自己的身世，却想起前一陣子喧騰一時的一件案子。

（她要找新律師？莫非有什麼新的發展？趙達人竊想。）

「是啊，我是甲田縣縣長夫人。」

趙達人看著少婦那張活潑的臉，想起前一陣子報端的種種揣測。據說縣長北上會女友，縣長夫人親自北上捉姦，甲田縣長在台北大出洋相，兩人在場互毆，繼而互控各項罪名，時值國喪發佈前數日。

「你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這對你們未來以及你先生的政治前途都會有大的影響。」趙達人試探地發問。

他又想起一些風言風語，據說縣長當時曾擔任「救救我」輔導中心總幹事，眼前這位少婦因為第一次婚姻觸礁，找上未來的縣長大人接受輔導，日久生情，終成眷屬，不料結婚後感情不睦，佳話變醜聞，一發不可收拾。

趙達人立刻對這位梅開二度又凋萎的少婦起了嚴重的戒心，甚至沒有察覺到對方的沉默，氣氛僵悶了一陣子。

還是女的先開了口：「你一定以為我是壞女人吧，他們把我報導得多惡劣，好像我是潘金蓮再世。」說著竟然有些哽咽。

趙達人心中冷笑一聲，有些話倒是她先自供了，潘金蓮的形容好不生動，但他果然有口心不一的說詞，一方面表示善意，一方面也想多套些內容出來，看看有沒有不期而遇的情報能夠刺激自己回憶起身世。

少婦繼續說：「其實這整件事是太不道德了，我指的是那些新聞記者，我們夫婦玩遊戲

那值得這麼公佈天下，現在兩個人誰也見不得人了，我也不得不在壓力下簽下離婚證書……」

她輕咳一聲：「對不起，我不該和一位陌生人說這麼多，真對不起，我實在不是這樣的女人。」

「千萬不要客氣，雖然是初次見面……。」

「是的，我看到你就有一股安全感，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說出來吧。」

趙達人心頭又是一緊，縣長大人是她第一個心理輔導人（搞不好是第十個），自己已成為她下一順位的心理分析師了。也許，這就是這位前縣長夫人的性格弱點吧。

「那麼，夫人我也不見外了。妳在離婚後還準備控告妳先生，噢，不，是妳前夫。」

「不了，我不告他。」

趙達人凝視著少婦，她方才的精明佻達已經如粉碎的面具一般剝落，或許她找上他除了微醺後的小勇氣外，也包含了一種看到什麼就抓的落水人反應。

「那麼妳為什麼還要找新的律師？」

「我要告新聞記者，他們是真正破壞我的家庭的兇手。」

「這不是簡單的事。」

「所以我要一個好律師。」她抬頭，眼神含著期待，嘴角留下「血腥瑪麗」的紅色漬跡，看來很特別，像新潮廣告裡出現的打扮。

「先說說看前一陣子是怎樣一回事吧。」趙達人索性再冒充一會兒專家，冒充到洩底為止，這是他醒來後第一件不道德的作爲。

「前一陣子我懷孕的時候，我們的關係一度迴光返照。其實他壓根沒有討厭我的意思，只是，只是平時我任性了一些。」

「妳說迴光返照，那麼結婚後有重大的爭執嗎？」

「他當選縣長，認爲娶一個再婚的女人沒有面子，要我答應不可以公開，起先我也默默容忍了，可是你看那一個政要不帶老婆出場，我好歹有縣長夫人之實也得有縣長夫人之名吧。」

「嗯！」

「還是公開了，紙是包不住火的，但他一口咬定是我說出去的，然後他就有了外遇。」
「妳怎麼知道的？」趙達人偷瞄她胸部一眼，漸漸產生了更多的興趣，對於她，而非她的婚姻。

「直覺。你在報上看到的那一段是第一次給我逮到的，當場就被我和徵信社的人在床上拖起來。」

「他犯了第二三九條的通姦罪，不過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三九條但書規定，妳可以只撤回對丈夫的告訴，有趣吧，都是二三九條……。」

都是二三九條？趙達人楞住了，自己爲什麼不自覺就如此熟悉地說出了兩個條文的規